

有理想的人

言止善

朋友接出院的祖母回家休養。提着大包小包來到醫院門口的時候，卻遭遇了打不上車的困境。醫院門口倒是停著許多空車，但是一個個問下去，得到的卻都是「車已有人預訂」的結果。祖母身體虛弱，無法走到站牌前坐公車，除了打車別無他法。但眼睜睜一輛輛車走，他只能暗自懊悔早上出門太急，忘了帶手機。在醫院門口站了半天，招了無數次手，竟然愣是一輛車也沒打到。無奈之際，卻突然被一個司機喊住，問他們是不是要打車。喜從天降，趕忙上了車。坐到車上之後，他才發現這輛計程車上竟然沒有安裝任何叫車程式，不禁暗自揣度，既然沒裝叫車程式，那麼打車費用一定也便宜了不少吧。師傅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，忙解釋：「其實之前裝過一陣子的叫車程式，只是過了一陣子之後，我發現，叫車程式雖好，但也害得許多不會用智能手機的老人打不到車。以前，我走在路上，只要沒載客，看到招手都會停，可裝上叫車程式之後，有老人或者病人招手叫車，就算不收，也不敢停，因為我已接了單，總不能讓客人白等。後來，我就狠下心把程式卸了，專門方便你們這樣沒法用手機叫車的人。」下車的時候，朋友多塞給了師傅一些錢，可是師傅堅決不收，並笑着對他說：「我這樣做就是圖個心安，如果再多收您的錢，那我的程式不是白卸載了？」

看電視新聞，一家縣城小飯店貼出廣告：凡本城環衛工人，每天可到店中享用免費早餐一份。電視畫面中，記者一大早趕到這家店舖，果然看到身著紅馬甲的環衛工人在用餐。老闆卻很低調，說環衛工人收入低，工作辛苦，為他們做點事是應該的。電視台記者又順路採訪了幾位環衛工人，多數表示在店裏用過餐。而採訪到一位五十歲上下的環衛女工時，她說：「我沒去過。」記者問：「是路遠嗎？」回答：「不是。」問：「為什麼不去呢？」回答：「唉，誰都不容易！」

上面兩個故事，有三個主角，他們都是有理想的人。大同是人类的理想。周有光讀《禮運》後記下心得：古代「大同」，後代「小康」。大同時期，「天下為公」，實行「公有」。小康時期，「天下為家」、「貨力為己」，實行「私有」。「大同」變為「小康」，「天下為公」變為「天下為家」，「力不為己」變為「貨力為己」，「公有」變為「私有」，這是不是歷史的倒退？周有光指出：「大同」是理想，「小康」是現實。「理想」是遠大目標，「現實」是當前任務。心存崇高「大同」理想，埋頭建設「小康」現實，這不是歷史的倒退，而是歷史的發展規律，實事求是地建設現實的社會。

活在當下，建設小康；懷抱理想，嚮往大同，你就成了社會的脊梁。

蘇軾要否叩謝皇恩

宋志堅



蘇東坡要不要叩謝皇恩，似乎是個偽命題。在那個時代，只要在官場，升你貶你，用你罷你，都得叩謝皇恩。導致「烏台詩案」的《湖州謝上表》，不明擺着就是被貶後的蘇軾調遣湖州後「謝上」的文字嗎？在那個時代，只要活在世上，抓你關你，罪你誅你，也都得叩謝皇恩。不要說皇上最後還放了蘇軾一馬，沒有將他置諸死地，即使賜他一盞鴆酒，讓他自己了斷，得以全屍而終，不也得叩謝皇恩嗎？「皇上聖明，臣罪當誅」，不服不行。有人著文說，在「烏台詩案」中，蘇軾最終沒有走上「斷頭台」，是王安石的「發命一諫」起了作用，因此，「蘇東坡應該好好感謝王安石」，這才冒出「蘇軾要否叩謝皇恩」的題目。那時要將蘇軾置諸死地的人確乎不少，連宰相王珪也「復舉軾《詠槍》詩曰『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唯有蠶龍知』以為不臣」，這是指控蘇軾影射「真龍天子」的，若不是宋神宗說「彼自詠槍爾，何預朕事」，蘇軾怎麼也擺脫不了「惡毒攻擊」的罪名。難怪頻頻有人為宋神宗在「烏台詩案」中的「開明」點讚，並將此作為宋代皇帝善待「士人」的例證。王安石的「發命一諫」，蘇軾「應該好好感謝」，宋神宗的「不殺之恩」，蘇軾哪能不再三「叩謝」？看來，即使在現代，認定蘇東坡應當叩謝皇恩的也不乏其人。

蘇東坡要不要叩謝皇恩，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予以解答。

其一，蘇軾是否真的犯罪？御史台的李定、何正臣、舒宣等人指控蘇軾有罪，先是從蘇軾《湖州謝上表》中摘取「陛下知其愚不道時，難以追陪新進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教養小民」等語發難的。其實，僅僅由此數語者，亦可知蘇軾之「謝」是真诚的，他謝的是陛下知人善任，使他能任在地方官的任上為民辦些實事。但辦案人偏要着眼于「愚不道時」、「老不生事」以及「新進」等辭彙，而言蘇軾「愚弄朝廷」；爾後又從蘇軾詩集中找出幾首詩，摘出「贏得兒童語音好，一年強半在城中」（《山村五絕》），「東海若知明主意，應教斥鹵變桑田」（《八月十五日看潮》），「讀書萬卷不識律，致君堯舜知無術」（《戲子由》）等句，說他「怨謗君父」。蘇軾對「新法」以及「新進」確有看法。早在熙寧三年，他就進言宋神宗「求治太急，聽言太銳，進人太銳」。「求治太急」說的是「新法」；「進人太銳」說的是「新進」。在他日後的詩文中，對「新法」與「新進」的不滿情緒也難免有所流露。然而，「新法」有弊端，「言者」就有罪麼？蘇軾「以事不便民者，不敢言，以詩託諷」，即使有不當之處，就得以以此成獄麼？

其二，誰說蘇軾有罪？從表面上看，是李定、何正臣、舒宣等人。因為這些人都是御史台的官員，御史台又被稱為「烏台」，因而這起案子叫做「烏台詩案」。他們其實也正是蘇軾所謂的「新進」。例如，那個進言「軾有可廢之罪四」的御史中丞李定，就是因為由王安石帶着他對皇上說青苗法「民甚便之」，宋神宗還說：「東三省言，朕當熟思之。」蘇軾之「三言」的意思在他的詩文中時有閃現，怎麼就要逮捕入獄「難治之」了呢？而且，宋神宗也未必就沒有閃出過去處死蘇軾的念頭。要不，太皇太后曹氏、宰相吳充以及王安石、王安禮兄弟幹嘛先後出面勸說或進言宋神宗不要誅殺蘇軾呢？

其三，蘇軾之「罪」可曾赦免？從現有的資料看，怕是沒有赦免，更不待說徹底平反。太皇太后曹氏的那番話的分量很重，她把先帝宋仁宗如何器重蘇軾、蘇軾的話都搬出來了。但宋神宗對太皇太后說「謹受教」之後，只是打消了誅蘇軾的念頭，沒有再順從御史台的「新進」以及宰相王珪等人非將蘇軾置諸死地而後快的意願。蘇軾坐了幾個月牢，受了數次審訊，最後得到的處罰是「充黃州團練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簽書公事」。與他有關的親友也被視為「同黨」而受到牽連，「弟軾及誼（謝馬王誼）皆坐貶貶。張方平、司馬光、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」。此所謂「死罪可赦，活罪難免」，蘇軾依然是帶罪之身，帽子拿在人家手中，隨時均可戴到你的頭上，日後他被列入「元祐奸黨」，大概與「烏台詩案」也不無關聯。

按照現代人的觀念，你說蘇東坡要不要叩謝皇恩？

不覺老之已至



在庭院散步，不止一次聽鄰居說，「八十不過橋」，我開頭不怎麼相信。這街的「橋」，指的是從我們社區去公園遛彎，必須經過一個過街天橋，還要經過一個過河橋，特別是過街天橋，四五十幾層台階，上下確實費點勁兒。我注意觀察，左鄰右舍，上八十的老人，去公園遛彎的幾乎其微。不經意間，虛歲八十，這種情況也來到我身邊。

去公園遛彎，自從退休，已堅持了近十八年。開始時，六十剛出頭，轉公園一大圈還嫌不夠，有時還要加半圈。那時走得也快，用不了半個小時，一圈就走了下來。看到老態龍鍾的人落在後面，雖然沒感到困難，心裏美滋滋的。去公園過天橋，從來也沒感到困難。但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不知不覺間遛彎的速度慢了下來，走一大圈還不可以，但已感到有些吃力。再後來，走一大圈中間要在長椅或湖畔休息一下才成。

靜延

今年春天，和老伴去公園遛彎，勉強走了一大圈，雖然中間歇了兩次，回來還是感到勞累。老伴說：「走得太多。」我終於相信「八十不過橋」的說法。

趁著腿腳還利索，今年夏天，我和老伴去歐洲旅行了一次。這是我們長久以來的願望。艾菲爾鐵塔、巴黎聖母院、阿爾卑斯山，我們從書上不知讀到過多少次，但一直沒有機會親臨其境。特別是老伴，她喜歡讀書，歐洲名著幾乎讀遍，也一直念叨去巴黎親眼看看。於是幾經考慮後，報名參加了一個旅遊團，開始了歐洲「遠征」。旅遊團中年輕人不少，還有幾對年輕夫婦「度蜜月」，只過了一兩天，彼此就都熟悉，成了一個「大家庭」。到達巴黎遊覽兩天，我們夫婦還跟得上隊伍，但越往後越差，本來走在隊伍前面，但在不知覺間就落到隊尾。「走快一點！」老伴督促我，我覺勁動，也很難趕上。我心中自語：「不能不服老啊！」好在法意、瑞三國堅持了下來，總算沒有掉隊旅遊團大的隊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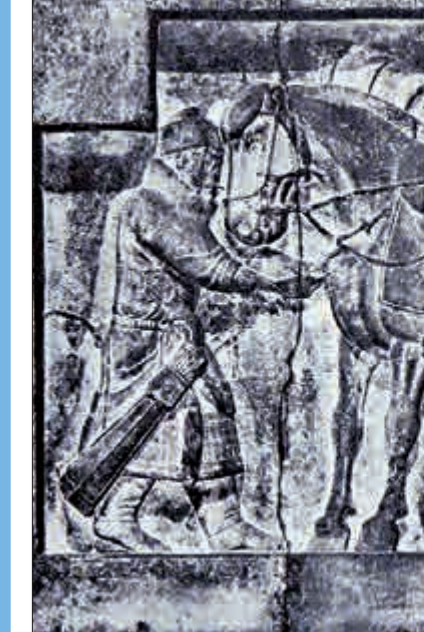
夏天過去，秋天來臨，我們的幾台電扇該收起來了。每年收電扇都是我的差事，擦灰擦淨，放入房頂閣樓。今年入夏我把電扇拿下來時就感到吃力，登上椅子，晃悠悠，好不容易把電扇拿下來。現在收拾乾淨，要放上去，我有點畏懼了。果然，登椅子時，腿力不夠，第一次沒上去，後來在老伴協助下，才算勉強完成「任務」。「明年怎麼辦，到時再說吧。」我暗想。

正這節骨眼，喜訊傳來，過街天橋剛修好，經過幾個月施工，坡道橋已建成竣工。人們不用登一階一階的台階，而是走平緩的坡道就可以上橋。這項工程當然不是只為了老人，騎自行車的人、騎電動車的人、推嬰兒車的人，過橋都得到很大方便，但對老人來說，再不用吃力地爬一級級登天橋，而是不用吃力地走緩坡就可以上橋下橋，再方便不過。「八十不過橋」之說或許可以打破了，我和老伴又可「緩步」去公園遛彎了。

不久前，香港三聯書店推出英國作家馬克·奧尼爾(Mark O'Neill)新作《兩岸宮的世紀傳奇》，講述故宮博物院自一九二五年成立以來，其中珍藏的眾多國寶級文物歷經戰亂和動盪，被迫遷徙流轉的種種經歷。

奧尼爾是記者出身，關注細節，還原場景，將過去九十年的故事講得十足跌宕。書中，關於古董商人盧芹齋的一段講述，頗引起了我的興趣。

盧芹齋（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五七年）可稱得上二十世紀上半葉最



「昭陵六駿」之「颯露紫」（作者供圖）

著名的古董商人之一，有人稱他「賣文物販子」，也有人乾脆叫他「賣國賊」，只因他曾將眾多國寶級文物販賣至海外，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。

書中，盧芹齋這名字被提及，由一場倫敦藝術博覽會開始。自一九三二年故宮博物院藏品首度到訪芝加哥之後，這些中國國寶不時受到外國政府或博物館邀請，前往海外展出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，一場名為「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」的展覽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。與這七百多件故宮珍寶同時展出的，有一件米白色大理石佛像，正是從盧芹齋那裏借來。後來，盧氏將這件五米高的隋代阿彌陀

佛像捐給大英博物館，如今仍矗立館內顯眼處。

除這件世所罕見巨型佛像外，盧芹齋數目浩繁且品類眾多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中，還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兩匹駿馬。「昭陵六駿」本為唐太宗墓前石像，以青石製成，描繪唐太宗御馬六匹，取名「拳毛騧」、「什伐赤」、「青驪」、「白蹄烏」、「颯露紫」以及「特勒驃」。李世民為紀念這六匹戰死的寶馬，特命畫家閻立德及其弟閻立本，繪製馬形，製成浮雕，立於陵前。

一九一四年，逢戰亂，盧芹齋將其中兩幅石刻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打碎，運往國外，以十餘萬美元的價格售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。其餘四塊在盧芹齋試圖偷偷運往國外的過程中被查獲，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。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館長西格在內的外國考古學家和收藏家，固然稱讚盧芹齋「以一己之力，改變了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方式」，但在中國，對於盧芹齋的評價仍然呈現兩極化：有人如那志良等認為盧芹齋盜運國寶實屬「國家的罪人」，也有人如收藏家曹興誠等認為那些文物被運往國外，其實是一種「保護」，幫助其免於遭受「文革」。

盧芹齋當年私運文物的時候，自然不會想到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中國會經歷怎樣的變遷，不過，中國文物被運往國外，不論是去到公立博物館，抑或在私人藏家手中，都得到了完整且妥善的保存。鑒於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的種種動盪，盧芹齋這樣本意在私的行徑，竟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，生出某種指向公義的意涵，其中滋味，實在微妙。

近日與上海赴港訪問團有難得之「零距離」接觸，感觸良多，一吐為快，與關心「一國兩制」——滬港交流合作驅動創新的諸朋好友共用。

這個訪問團「師出有名」，是專程來熱烈祝賀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的。率團的是有點「面熟陌生」的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及上海海外聯誼會的「一把手」沙海林。說應勇陌生成是他當上副書記首訪本港，講面熟他在浙江從政時就與不少知名港人早有過交往。滬港經濟這個與滬港緊密聯繫的香港社團誕生於一九八五年，即港英殖民政府掌權的歲月，唐翔宇、劉浩清諸位奮起創會確實難能可貴。應勇與特首梁振英一起來主禮滬港經濟「三十而立」的慶典暨第八屆執委會就職禮，意義非凡，《大公報》以整版予以報道，《大公網》作為時政頭條上線；新華社亞太分社當天為這個活動連續編發兩篇電訊，且不過夜上線好讓內地和海外受眾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

西札記

不久前，香港三聯書店推出英國作家馬克·奧尼爾(Mark O'Neill)新作《兩岸宮的世紀傳奇》，講述故宮博物院自一九二五年成立以來，其中珍藏的眾多國寶級文物歷經戰亂和動盪，被迫遷徙流轉的種種經歷。

奧尼爾是記者出身，關注細節，還原場景，將過去九十年的故事講得十足跌宕。書中，關於古董商人盧芹齋的一段講述，頗引起了我的興趣。

盧芹齋（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五七年）可稱得上二十世紀上半葉最



「昭陵六駿」之「颯露紫」（作者供圖）

著名的古董商人之一，有人稱他「賣文物販子」，也有人乾脆叫他「賣國賊」，只因他曾將眾多國寶級文物販賣至海外，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。

書中，盧芹齋這名字被提及，由一場倫敦藝術博覽會開始。自一九三二年故宮博物院藏品首度到訪芝加哥之後，這些中國國寶不時受到外國政府或博物館邀請，前往海外展出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，一場名為「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」的展覽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。與這七百多件故宮珍寶同時展出的，有一件米白色大理石佛像，正是從盧芹齋那裏借來。後來，盧氏將這件五米高的隋代阿彌陀

佛像捐給大英博物館，如今仍矗立館內顯眼處。

除這件世所罕見巨型佛像外，盧芹齋數目浩繁且品類眾多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中，還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兩匹駿馬。「昭陵六駿」本為唐太宗墓前石像，以青石製成，描繪唐太宗御馬六匹，取名「拳毛騧」、「什伐赤」、「青驪」、「白蹄烏」、「颯露紫」以及「特勒驃」。李世民為紀念這六匹戰死的寶馬，特命畫家閻立德及其弟閻立本，繪製馬形，製成浮雕，立於陵前。

一九一四年，逢戰亂，盧芹齋將其中兩幅石刻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打碎，運往國外，以十餘萬美元的價格售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。其餘四塊在盧芹齋試圖偷偷運往國外的過程中被查獲，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。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館長西格在內的外國考古學家和收藏家，固然稱讚盧芹齋「以一己之力，改變了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方式」，但在中國，對於盧芹齋的評價仍然呈現兩極化：有人如那志良等認為盧芹齋盜運國寶實屬「國家的罪人」，也有人如收藏家曹興誠等認為那些文物被運往國外，其實是一種「保護」，幫助其免於遭受「文革」。

盧芹齋當年私運文物的時候，自然不會想到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中國會經歷怎樣的變遷，不過，中國文物被運往國外，不論是去到公立博物館，抑或在私人藏家手中，都得到了完整且妥善的保存。鑒於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的種種動盪，盧芹齋這樣本意在私的行徑，竟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，生出某種指向公義的意涵，其中滋味，實在微妙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是賣國賊？抑古董商？

李夢

著名的古董商人之一，有人稱他「賣文物販子」，也有人乾脆叫他「賣國賊」，只因他曾將眾多國寶級文物販賣至海外，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。

書中，盧芹齋這名字被提及，由一場倫敦藝術博覽會開始。自一九三二年故宮博物院藏品首度到訪芝加哥之後，這些中國國寶不時受到外國政府或博物館邀請，前往海外展出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，一場名為「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」的展覽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。與這七百多件故宮珍寶同時展出的，有一件米白色大理石佛像，正是從盧芹齋那裏借來。後來，盧氏將這件五米高的隋代阿彌陀

佛像捐給大英博物館，如今仍矗立館內顯眼處。

除這件世所罕見巨型佛像外，盧芹齋數目浩繁且品類眾多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中，還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兩匹駿馬。「昭陵六駿」本為唐太宗墓前石像，以青石製成，描繪唐太宗御馬六匹，取名「拳毛騧」、「什伐赤」、「青驪」、「白蹄烏」、「颯露紫」以及「特勒驃」。李世民為紀念這六匹戰死的寶馬，特命畫家閻立德及其弟閻立本，繪製馬形，製成浮雕，立於陵前。

一九一四年，逢戰亂，盧芹齋將其中兩幅石刻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打碎，運往國外，以十餘萬美元的價格售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。其餘四塊在盧芹齋試圖偷偷運往國外的過程中被查獲，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。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館長西格在內的外國考古學家和收藏家，固然稱讚盧芹齋「以一己之力，改變了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方式」，但在中國，對於盧芹齋的評價仍然呈現兩極化：有人如那志良等認為盧芹齋盜運國寶實屬「國家的罪人」，也有人如收藏家曹興誠等認為那些文物被運往國外，其實是一種「保護」，幫助其免於遭受「文革」。

盧芹齋當年私運文物的時候，自然不會想到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中國會經歷怎樣的變遷，不過，中國文物被運往國外，不論是去到公立博物館，抑或在私人藏家手中，都得到了完整且妥善的保存。鑒於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的種種動盪，盧芹齋這樣本意在私的行徑，竟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，生出某種指向公義的意涵，其中滋味，實在微妙。

近日與上海赴港訪問團有難得之「零距離」接觸，感觸良多，一吐為快，與關心「一國兩制」——滬港交流合作驅動創新的諸朋好友共用。

這個訪問團「師出有名」，是專程來熱烈祝賀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的。率團的是有點「面熟陌生」的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及上海海外聯誼會的「一把手」沙海林。說應勇陌生成是他當上副書記首訪本港，講面熟他在浙江從政時就與不少知名港人早有過交往。滬港經濟這個與滬港緊密聯繫的香港社團誕生於一九八五年，即港英殖民政府掌權的歲月，唐翔宇、劉浩清諸位奮起創會確實難能可貴。應勇與特首梁振英一起來主禮滬港經濟「三十而立」的慶典暨第八屆執委會就職禮，意義非凡，《大公報》以整版予以報道，《大公網》作為時政頭條上線；新華社亞太分社當天為這個活動連續編發兩篇電訊，且不過夜上線好讓內地和海外受眾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可以及時知情。

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學生的、令人皆讚「東方明珠」的姊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，熱烈地大加點讚！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不論港人過人本都要把每年一屆的「滬港經貿合作會」減掉兩個字，爽快地把那經貿兩字「一筆勾銷」，滬港之間合作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？與會者聽明白了「應勇幽默」無不開顏鼓掌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，才能把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偉大實踐不斷推進，才能簽署CEPA協議、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。此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長來訪問發聲的，也就是說「滬港全面合作」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，而是要實實在在有所突破、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。

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、辰光不足四天，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「第八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」大型論壇之餘；分頭去「趁潮下灘」的活動，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道的，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，可謂馬不停

是賣國賊？抑古董商？

李夢

著名的古董商人之一，有人稱他「賣文物販子」，也有人乾脆叫他「賣國賊」，只因他曾將眾多國寶級文物販賣至海外，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。

書中，盧芹齋這名字被提及，由一場倫敦藝術博覽會開始。自一九三二年故宮博物院藏品首度到訪芝加哥之後，這些中國國寶不時受到外國政府或博物館邀請，前往海外展出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，一場名為「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」的展覽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。與這七百多件故宮珍寶同時展出的，有一件米白色大理石佛像，正是從盧芹齋那裏借來。後來，盧氏將這件五米高的隋代阿彌陀

佛像捐給大英博物館，如今仍矗立館內顯眼處。

除這件世所罕見巨型佛像外，盧芹齋數目浩繁且品類眾多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中，還包括「昭陵六駿」中的兩匹駿馬。「昭陵六駿」本為唐太宗墓前石像，以青石製成，描繪唐太宗御馬六匹，取名「拳毛騧」、「什伐赤」、「青驪」、「白蹄烏」、「颯露紫」以及「特勒驃」。李世民為紀念這六匹戰死的寶馬，特命畫家閻立德及其弟閻立本，繪製馬形，製成浮雕，立於陵前。

一九一四年，逢戰亂，盧芹齋將其中兩幅石刻「颯露紫」和「拳毛騧」打碎，運往國外，以十餘萬美元的價格售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。其餘四塊在盧芹齋試圖偷偷運往國外的過程中被查獲，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。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館長西格在內的外國考古學家和收藏家，固然稱讚盧芹齋「以一己之力，改變了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方式」，但在中國，對於盧芹齋的評價仍然呈現兩極化：有人如那志良等認為盧芹齋盜運國寶實屬「國家的罪人」，也有人如收藏家曹興誠等認為那些文物被運往國外，其實是一種「保護」，幫助其免於遭受「文革」。

盧芹齋當年私運文物的時候，自然不會想到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中國會經歷怎樣的變遷，不過，中國文物被運往國外，不論是去到公立博物館，抑或在私人藏家手中，都得到了完整且妥善的保存。鑒於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的種種動盪，盧芹齋這樣本意在私的行徑，竟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，生出某種指向公義的意涵，其中滋味，實在微妙。

近日與上海赴港訪問團有難得之「零距離」接觸，感觸良多，一吐為快，與關心「一國兩制」——滬港交流合作驅動創新的諸朋好友共用。

這個訪問團「師出有名」，是專程來熱烈祝賀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的。率團的是有點「面熟陌生」的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及上海海外聯誼會的「一把手」沙海林。說應勇陌生成是他當上副書記首訪本港，講面熟他在浙江從政時就與不少知名港人早有過交往。滬港經濟這個與滬